

何晏明 著

文字的微光

何晏明著
三聯出版社





文字的微光

阎晶明
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◎ 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字的微光 / 阎晶明著 .-- 太原：三晋出版社，
2017.10

ISBN 978-7-5457-1596-5

I. ①文 … II. ①阎 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4048号

文字的微光

著 者：阎晶明

责任编辑：张继红

责任印制：李佳音

装帧设计：方域文化

出版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（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）
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：030012

电 话：0351-4922268（发行中心）

0351-4956036（总编室）

0351-4922203（印制部）

网 址：<http://www.sjcbss.cn>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：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：9.5

字 数：150千字

版 次：2017年11月 第1版

印 次：2017年11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57-1596-5

定 价：4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这是一本奇异的小书，当我将这些文字从网络中搬到纸面上重读时，自己都有一种陌生感甚至好奇心。这是我写的么？我真的那么思考过？记忆有时是要更新的，因为时间流逝，记忆的空间有限。幸亏世间有文字，可以帮助我们记录下这些思想的印迹。思想一词用得大了，就理解为所思所想好了。我为自己重读这些文字时产生的新异感高兴，因为我因此又切实体会了一回文字的力量。即使记忆消散，文字仍可留存。

这些文字标注了日期但不是日记，没有完整性也没有连续性；不是散文诗，没有抒情性也没有发表过，但它们也曾经面对过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，因为它们来自于我的个人微博。8年前的8月，当我答应开设微博时，就决定用一种“反”微博“文体”在其中书写。我最初在微博的留言已经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：“他不提供信息，常常从别人那里得到启迪。其微博是一个寻常人的独自与絮语。”今天回过头来看，很庆幸这8年坚持做到了这一点。它们变成一本书似乎有点

功利，事实却是，我真的是希望用一种特殊的方式，把自己平时来不及做文章但又觉得有意义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。话题很多，写法不一，但有一点是统一的，每当遇到值得记录的人和事，每当读到可以引发议论的书和文章，每当观赏到令人兴奋或有点遗憾的艺术作品，每当产生某种自觉独特的想法，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写下来，贴出去，与网友分享、交流，并无功利，却时有小乐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个人特别喜欢阅读箴言类的文章和书籍，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的《哲学寓言集》，维特根斯坦的《文化的价值》，文学家如鲁迅杂文里的“小杂感”，卡夫卡的日记，罗兰·巴特的絮语，都是我多年来要反复阅读的。它们比格言长，比文章短，未必一定是名人名言，是人生导言，却无疑都是思想的火花，充满了智慧、才情和力量。2015年，我动手编选了《鲁迅箴言新编》，也是试图在“文体”上将自己的阅读体验做一次特殊的实验。

我在此将自己碎片式的文字串接起来，这是一种向思想家们致敬的文字结集。这几年，我所经历的文学艺术潮流，所阅读和观赏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，甚至看一场球赛，出一次远门，所产生的或大或小的遐思，大都记录在其中了。从“文体”上讲，用最短的文字写出尽可能复杂的意思，或用有限的字数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清晰想法，是这些文字的总体追求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其中的内容，是自己从中筛选过，认为尚有一读价值的部分。对我个人而言，它们是写作道路上非常鲜活和值得珍视的一部分，于读者，也希望有会

心一笑或会意时现的地方。我想起鲁迅在《且介亭杂文》的序言中所作的比喻：“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，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，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，一朝打开，便见光辉灿烂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，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，几个瓦碟，但也希望，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。”鲁迅当然是自谦的表述，而我，只想借用这样的意思，向面对本书的读者表达开卷的谢意与期望。

此书得以出版，要特别感谢挚友张继红的热情促动，特别感谢挚友苏华为此书的制作、编校、配图等一系列工作付出的热诚而艰辛的劳动，没有他们二位，此书的出版仍然还是个设想和话题而已。

是为序。

作者

2017年8月18日

目录

自序	1
1 文学,职业的思考	1
2 外国文学的启思	27
3 认识小说家及其小说	49
4 关于诗歌、散文及其他	67
5 阅读鲁迅	83
6 影视观察	119
7 戏剧及其他艺术赏析	149
8 古典阅读札记	167
9 足球以及竞技	179
10 游走与游思	213

1 文学，职业的思考

“文学”与“职业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但它们却常常被混为一谈。

“文学”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审美性。

“职业”则是人们为了谋生而从事的一种社会劳动。

“文学”与“职业”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，但它们的本质属性是完全不同的。

“文学”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审美性。

“职业”则是人们为了谋生而从事的一种社会劳动。

“文学”与“职业”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，但它们的本质属性是完全不同的。

“文学”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审美性。

“职业”则是人们为了谋生而从事的一种社会劳动。

“文学”与“职业”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，但它们的本质属性是完全不同的。

“文学”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审美性。

“职业”则是人们为了谋生而从事的一种社会劳动。

“文学”与“职业”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，但它们的本质属性是完全不同的。

“文学”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审美性。

“职业”则是人们为了谋生而从事的一种社会劳动。

2009—10—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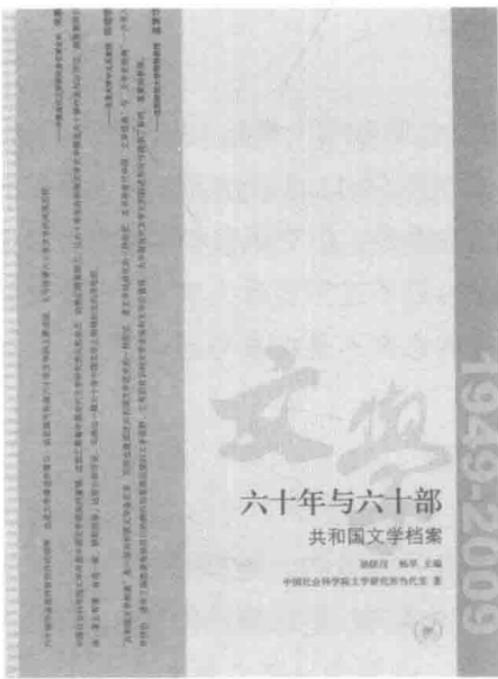
电视和网络对文学的冲击，就像当初西医对中医的冲击。人们或从道义上保卫传统，如在西医强势下强调中医为祖国医学；或善意地寻找互补的可能，如“中西医结合”的提倡；或在有意与无奈间划分功能，如中医在养生保健以及皮肤病、疑难杂症的治疗上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。当今关于文学的很多言论可与此类比。

2009—10—29

从书店买了一本《六十年与六十部——共和国文学档案》。稍后，朋友也是本书编者说要赠送我此书一册。我的回复是：已自费买了一本，不过赠送的那本也要。学李敖，有用的书备两本，一本上书架，一本撕了做资料。其实，从没这么效仿过，为留一本书找个有趣的理由罢了。

2009—11—13

如果在微博里续写一个长篇小说的话，效果会怎样。比起过分被切割因而失去阅读效果，最大的困难是，感兴趣的读者必须从显示屏上“倒”着去读你写的作品，即阅读史上罕见的从下往上翻看。所以，这是一个注定只能发表片言只语的场合，就像牙签注定不能当筷子使用一样，是形式决定内容的典型例证。



《六十年与六十部——共和国文学档案》

2009—11—21

读《六十年与六十部》，发现今人评述历史事件时，很注意学术分寸，态度客观，语气平和，但也让人想到一个词：乖巧。历史风云中的激情是由若干主观、偏颇组成的，只不过需要后人客观、公正地看待。但须明白，这样的态度不是在参与历史，只是旁观而已。

2009—11—22

翻读《六十年与六十部》的另一发现是，那些曾在文学之外产生影响、形成事件的作品，更具关注力，生命活力更强。而那些只在文学上产生过影响，哪怕引起一点争鸣的作品，就仿佛缺少“历史”的吸引力。作品如人，遭遇与坎坷或可成为财富。

2009—12—25

朋友问我究竟怎么看网络文学。略加思索后回答：当我被真正的文学经典折服时，我觉得网络文学什么都不是；当我面对满眼充斥的所谓“纯文学”作品，并为它们的毫无创意和才情感到悲哀时，又会十分欣赏网络文学的新鲜活力和不可抑止的才华。的确，经典并非一定由“聪明人”创作，而笨人肯定做不了网络文学。

2010—3—11

文学的薪火相传就是如此，有时候你嫌她光亮仍然不够，甚至被一些更显耀眼的东西遮蔽了，更多时你感受到的是一种思想的力量、叙述的智慧以及艺术美感的生生不息。

2010—7—19

我们的文学正处在纯文学与类型文学混杂、暧昧的“转型期”，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小说，它既可以作为纯文学的“正说”，也可以用作类型文学的“旁证”。在这样的小说里，作家的纯文学立场没变，但小说中却明明白白地借用了类型文学的元素，而且是其重要的看点。我们读到很多处于这种“中间状态”的小说。

2010—8—28

文学关注现实容易转换成眼睛盯着俗生活，关注小人物容易理解为只表现苦涩、灰色人生。于是，我们读到太多这样的小说：农民工进城——生活艰苦、心灵漂泊——陌生者迅速靠近以求精神取暖——失落而归，无奈分手。这样的内容不能说不真实，只是如此扎堆儿，让人对作家的想象力、创造力和艺术能力产生怀疑。

2010—10—8

在加油站的书报架上，看到《风语》在展卖。惊讶的同时感到一丝兴奋，纯文学作品居然如此深入。兴奋的同时，也略有一点怪异的感觉，因为毕竟不能以这样的个案作为文学社会化的证明。这可能就是普遍性和差异性的例子吧。

2010—10—13

文学艺术界不乏神话。尽管这些神话的制造者多是80后，是网络写手。他们制造声音，发明穿越，创办刊物，将读者变成粉丝。艺术界则更多奇异之象。但我们却并不愿在承认热闹的同时，认为文学艺术的力量正在增强，反而对现状充满了担忧和危机感，愤愤不平地表达着不满，羞涩含混地指出不以为然的现象。

2010—10—14

本想谈谈孤独与艺术创作的必然关系，结果又发现寂寞一词，紧接着又有忧郁，然后又是感伤。这些词，当然还有别的，悲伤、悲悯，等等，纠缠在一起，涉及中西、古今之别，涉及艺术与非艺术，涉及感情深度和思考力量，真是难以厘清。



《风语》

2011—1—5

《文艺报》讨论文风问题。文风问题原本存在于公文领域，现在，这一问题即使在创作界也一样存在。文学批评的文风究竟怎样，不妨把各种观点晒一晒。首期讨论发表王蒙的短文，其中说：“让人不高兴的是文章里显露出的不是活人，而是装腔作势，是卖弄时尚，是卖弄舶来赝品，是自我拔份儿……”

2011—1—24

《文艺报》屠岸文章《译事七则》谈到，没有鉴真东渡，日本可能到现在还处在前启蒙时代。没有玄奘取经，古代佛学就不能传到中国。没有翻译，外国人不知道李白，中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。如果没有翻译，西方民主思想不可能传到中国，辛亥革命不可能发生。如果没有翻译，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传到中国。

2011—2—18

雷达老师两次跟我说起他在一个会上的发言，说幸亏我们还有一张《文艺报》，让那些还在按照传统方式写作的作家，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人评论。作为一个办报人，对他这一观点深感欣慰。他也几次谈到，《文艺报》的优势，就是毕竟文学界的人大都可以看到，文友们可以略知互相之间的动态和信息。

2011—2—24

人迹罕至的地方很容易成为文学艺术家们热衷表现的对象。香格里拉、墨脱、可可西里，是部分国人的“精神”领地。但它们也各有“分工”，精神指向是不尽相同的。香格里拉是自然与人融合、人们可以寻找奇遇的地方，墨脱是人寻找心灵抚慰的神秘之所，可可西里则意味着恶劣的自然条件与珍稀宝物相混合的争斗之地。

2011—3—3

如何做好一个批评家应该做的事情，这是需要讨论的。批评家和作家过度友好，的确不利于在作品评论上畅言得失。友情束缚了批评家的手脚。因此，我在想，应该在报纸上开设一个栏目：“陌生人评论”。编辑不负责核实，全靠评论家自己“声称”，他与作家素无交往，因阅读而产生评论的兴趣与冲动。不知如何？

2011—3—8

(一)复杂性的丧失。前两天因评奖集中读了去年的一些文学新书，突出感受到一个共同点：缺乏优秀文学作品应有的复杂性。小说多有主题先行、好恶立判的倾向，散文也多是一种理念、一种观点、一种情绪的推衍，诗歌也少有多重意象。甚至连一些学术著作，也一样是在一个固定的观点下不断言说，难免重复。